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薛夢陽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

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

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毁行難禹問佛骨表

詩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楊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

道德乃欲㧞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旣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云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

以煦煦為仁（煦音詡）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黄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閣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

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入於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

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湮或作堙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壹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壹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氤氳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

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

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言乃所以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

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足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下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原論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也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如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

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一作性原 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為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

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趣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敝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以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為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中焉者

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乃以閎杭潮本作一也而并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　今按也一二字當以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為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

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

以賄死

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

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　舊本食我音異俄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

或無大字

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

見詩生民篇嶷魚力切

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

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

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

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今按此

性乜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禀氣之不同為未盡耳

原毀

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

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意盖

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方从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已為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誤矣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閣本作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

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

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已）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甞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毁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

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猲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蕝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字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

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

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形或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為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

於民而為福本或先言為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内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閣蜀粹無作字

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但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从諸本存此字

行難行下孟切　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

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修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蒲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从聞抗死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誅凡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爲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應字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

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邪上或有也字先

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無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没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名

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徽字非是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

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

或作不得已者非是如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上同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

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闇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噓氣成雲噓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

下土汨陵谷汨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或从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

脉也紀綱或作綱紀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所以閣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

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善計或無善字談生之為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之或作云而無為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閣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鳥喙閣本訛也其貌有若蒙倛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顧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閒抗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隷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

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

（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也字皆作邪）

讀荀 下或有子字 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捂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雄下或有也字 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

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黄老于漢或無黄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下或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

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閣無乎醇字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大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辭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

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什已三曰若已四曰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子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其或作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今誠無所用之或作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尚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

盛哉

讀墨子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揚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尚以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

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襃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説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為孔墨　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外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揚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巳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巳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一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二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翶嘗書此文以贈陸傪曰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没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

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以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凡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閣杭作豈或并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一存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咨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

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闘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黄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盛語

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曰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答語故此上句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

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从杭本云論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㩉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畢或作必畯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畯公他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録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爬或作把爬蒲巴切抉於決切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

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之不或作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注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唫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作紀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作燒恒兀兀以窮年兀兀或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

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抗辭幽說閎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　𨁂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停禮記鯀鄣洪水音章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醲含英咀華張子部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未存於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弋招切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渾胡本切渾渾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澀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或作得非是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無為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躓多作疐詩云載疐其尾說文與疐義通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遂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年方作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士四年六月遷都官史謂三歲為真蓋三年也　今按洪譜則樊說為是當作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

亦附三為之説則又誤矣楚詞雖過失猶弗治　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作其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或無而字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爾雅杗廇謂之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　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為桷詩松桷有梴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　桷音角欂櫨侏儒爾雅云欂柱也櫨柱上跗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儒　欂音薄櫨音盧椳闑扂楔椳戶樞闑在地謂之臬註即門橛也扂關牡也楔門兩傍木並見爾雅廣韻　椳烏回切闑魚列切扂徒點切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宇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

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梁棟小者以為揖楔脩者以為欄棖短者以為朱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弃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畜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或作犖犖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還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以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與蓋國初以諱避也閣本亦只作大

論以正為王以論為倫自死本也而新史又易守為宗其訛益甚矣逃讒於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泊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靡音糜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役從音擬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

娖娖廉謹娖與促音義通集韻娖下二字皆出竊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王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

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碓乎其節之不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或作量己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

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櫟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不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人呼豬為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許豈切又音希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亦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説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曰

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蘖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洎矻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

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怪或作類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縈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縈而公之言驗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

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援或云籬也攔也字當以木　窞徒散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鐍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倔屈渠勿切又巨兩切強居亮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而王公大夫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為字衍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

字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為字非是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須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蒯通曰孟

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　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　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

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圬具爾雅鏝謂之圬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

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

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説公所言益有合於此

噫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

又有強字或从閣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或無之字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薄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下或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

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蓄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

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自覽

五箴五首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閣杭蜀本云洪興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从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曰也今按方説不為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況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饑出為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

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為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闇抗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　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去聲今

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

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

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

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

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從居上虞　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　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人或作里

憤世著論潛夫是名符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

論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

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

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俶或作倜或云俶與儻合）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或有而字）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

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

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以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以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複出四字為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以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為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

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字或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

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若字或作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

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

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褐裘而弔若字或作曾子周之時有騏

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期以姓死考之為碁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

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

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偶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乎腎腸為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氏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

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書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饑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饑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旱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摇幟（天志切）雨浸寖兮將墜（寖寖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獨或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屛屛兮吹使離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

或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

誰當 我今或作今我 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

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哉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

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

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　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以不辨

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崒音捽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

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以水準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

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毁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凖故因附見其説云

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三 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王光宁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僑音喬 以禮相國 相去聲下同 人未安其教 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與器車牽詩用韻如此 遊于

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山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作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

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註云以言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

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為一通以字或無為我字而有盡字一或作二愈再拜謝退録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為奇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謁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為字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

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註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

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

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語當没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葱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

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言之詩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違也聽或作聽非是亂世一令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作世亂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

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㻒也貞

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

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

傳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蚍蜉音所毗浮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

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以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温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

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切）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

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或作笴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

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

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或無户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

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

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木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為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蓋追為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華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傒之庢兹土也久矣或無之字 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从三本定此 今按抑余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為是奮肆姁婾上音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

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詢非是）頤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覯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

之士肅四方之賔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置聯鎖于河不合或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

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嘑敫音叫劫衆沮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作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改定當从之　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

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冠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作切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固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從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

（軍亭在連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燔或作焚詩其椔其翳註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椔側師反翳於計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音鰕）窪者為池（窪音蛙）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

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

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

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蝯或作猿狖音柚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作瓌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為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為豪作濠誤矣通典以為州名字本

作濠今按顏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 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總 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

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師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為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

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下或有有字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賔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蘇内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靮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

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者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

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馬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馬　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　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齕音纈又下没切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有而字怒相踶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馬屬上句非是牛大

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駱下同漢書子虛賦註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胄之屬楯音盾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顛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

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藂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模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玆事得國本國作故一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曰字為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覯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皃曰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勎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謷牛刀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

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作千字方从之為誤葢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枿音蘖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

漏汚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為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从木說文梃一枚也水瀧瀧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

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

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之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註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内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　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語意生澀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

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從文苑作施今按下字對偶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

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上或無公字）令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　令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註漫漶不分別貌　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夫人文　令按瓦甎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

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是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

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氷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　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　今按禮云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

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服之或作複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註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為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登字沖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

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十三